

FEEL
青春动感系列小说

李 彪 著

我将用整个生命爱你
却也会始终属于自己
回首我们相处的日子
你会发现
没有秋天
只有秋天留下的些许痕迹



那一年，
我们一起走过

花城出版社

FEEL
青春 春动感系列小说



李 彪 著

那一年，
我们一起走过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一年，我们一起走过

李彪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60-3731-7

I. 那 ...

II. 李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5780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省惠州市南坛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1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31-7/I·3053

定 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丰岭镇中学。

63班是全校最差的班。由于平时管理不善,这里的学生不再视学习为天职,调皮捣蛋和起哄闹事是他们的拿手伎俩,激怒老师更被他们当作平生一大乐事。青春是梦,是美丽的陷阱,过多的荷尔蒙在他们体内涌动,成为一种负面力量牵引着他们走向人生的反面。63班是一个让众多老师望而却步的班。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写出一长篇小说而声名大噪的青年教师白祖光,为了圆一个做主任的梦,延迟了到市里工作的时间,偏偏就成了63班的代理班主任。

一个是全校最有才华的老师,一个全校最糟糕的班,真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白老师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下发英雄贴,收复各路好汉,到学生家中家访,与学生及家长建立心灵沟通的桥梁。在与学生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尊重学生,引导学生。

本书的朴素的文字成功地塑造了一群中学生的鲜明的形象:因调皮捣蛋而自暴自弃的孔军、颇具天才气质却家境贫寒的肖卫华、因考试不好而离校弃学的黄梅凤、为追求爱情而离家出走的方蕾蕾,出于一时冲动而竟欲私奔的刘姣嵘……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结构紧凑,让人在娓娓道来的语言中重温多梦季节。

目 录

一	神秘人物下乡来	1
二	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6
三	最傻的人是我	12
四	政权交接仪式正在进行	18
五	收复英雄好汉	28
六	苦口婆心传道授业解惑	40
七	家访不等于告状	49
八	家访战军在扩大	60
九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70
十	一件又一件不愉快的事	81
十一	老师，其实我们很可爱	91
十二	一个激动人心的电话	100
十三	来之不易的班级晚会	113
十四	别怕！不就是期中考试吗	123
十五	肖卫华，我们永远为你骄傲	134
十六	破获一起恋爱案	145
十七	别开生面的生日 party	158
十八	师徒相伴传经送宝去	169
十九	意想不到的方蕾蕾出走	185
二十	走进方蕾蕾日记	195
二十一	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	207
二十二	学生啊！牵挂你们的人是我	221
后 记		235

一 神秘人物下乡来

从师范学院毕业后,我远离父母和女友,到交通并不发达的丰岭中学教书。丰岭镇多属山区,出产煤炭。当我呆上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煤炭并未使这里的人们富裕。虽说从70年代开始,丰岭镇多数村通了公路,但直到现在,公路与刚修时没有多大的区别。

丰岭中学是一所镇办中学,学生全是县属中学挑剩的,老师的整体水平比不上县中(即县属中学),待遇也不及县中。年轻的、有能力的、有门路的教师,总想法到好一点的学校去。

工作后的第三年,机遇突然降临到我头上,让我了却自己最大的一桩心愿,也让我的同事们羡慕得要命。我出版一部以大学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我在念大学时写成的小说,真实地、客观地、准确地反映当代大学生生活。书中的几个主人公,都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特点。此书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学生说:书中的人和事就好像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一些老牌大学生说:读了这本书,我又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

面对如此高的赞誉,我怀疑自己是在梦中生活。当初写作时,完全没有想到要获得这么多的赞誉,只是用一支笔,把自己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大学生生活描绘下来。

从县里到市里,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都纷纷报道我,老记们像淘金般赶往我所在的学校,打听一切关于我的故事。

乘着舆论的东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牵头，邀请市里的一些知名作家，文化主管部门、教育部门、新闻界的人士，在市里一家星级宾馆召开我的长篇小说作品讨论会。

当媒体风渐弱，趋于风平浪静时，我回到了现实世界。不久后发生一件事，让世俗的我认为这才是对我出版小说的真正回报。

一日，一辆小轿车停在学校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位很有学者风度的人，他不直接奔向校长办公室，而是问丰岭中学那位写小说的白祖光老师是谁，我刚巧在场，便自报家门。

“你好，白老师。”中年人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便出版了长篇小说，影响还那么大，不错！不错！”

“没什么，只是好玩一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那更了不起，假如你认真地写，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但愿如此吧。”我答道，一边用疑惑的眼光审视这位慈祥而温和的中年人，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先自我介绍，说明此行的目的？正想开口，他说话了。

“我叫柳志成，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读过你写的小说，感觉写得不错，我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我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也看了你写的书，他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今天，我想耽误你一些时间，和你谈谈文学。”

自小说出版后，我收获了名，收获了利，与此同时，我又收获了烦恼。大量的读者来信，如潮水般涌向我所在的丰岭中学。有的读者只是表示祝贺，提点意见，而有些读者则希望我能够回信，并说是多么渴望得到我的回信，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名人写信，不要让他们失望。

还有一些要求和我见面的，怕自己会使对方失望，都一一回绝。我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最好不要见面，以免损害心目中的

那份美丽。纵然是这样，还是有人找上门来，刚开始我心里是沾沾自喜，很快便厌烦陌生人的登门拜访。我宁静的生活遭到破坏，我常常对客人说：你先坐着，我要去上课了。然后忙着替他们联系招待所或把我的房间空出来。

正好，我那时没有课，他是第一位来拜访我的中年人，坐着小车，肯定不是专稿文学的，或是什么单位的小头目。对文学如此热爱，实在难得。

我把文学爱好者柳志成请进我的房间，抱歉地说：“房间里太乱，请别介意。”

“不算，不算。我住单身宿舍那阵子，乱得比你这里翻一番。文人嘛，是有些不修边幅，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写出好作品。”

谈话是在他问我答的情况下进行的。我谈到小时候最爱缠着人讲故事，为得到一本书，会饭都顾不上吃。小时候看过的书，现在记得清清楚楚。翻出几张旧报纸，也会看得津津有味。读书时想，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到新华书店当上一名售货员，该是多么的幸福。

他也谈到以前的事情，他走上文学之路是受到中学的语文老师肖家树的影响。肖老师有很多书，常借书给他看。凭着语文的深厚功底，他升高中升大学的路走得非常顺利。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回忆我的老师》，写他的语文老师肖家树的，发在一家中学生的杂志上，得了七元钱的稿费。那一个礼拜，他简直像过年一样兴奋和激动。

司机在外面等着，我们在房里谈着，谈得非常投机。我们虽然属于两代人，但是我们竟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似乎从他身上体会到一种忘年交的感觉。

下课了，学生纷纷跑出教室，拥向校门口，围在小轿车周围，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豪华美丽的车子，议论纷纷。

校长来到我的房间，他以为是什么领导来了，急着要迎接。

“这是我们学校的李校长，这是文学爱好者柳志成老师。”我给他们相互介绍，并拉过一张凳子让校长坐。

柳志成立刻伸出手和校长握手道：“李校长，您好，您们学校的白老师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会写大部头。我和我读大学的儿子都看过他写的书，非常感人，所以今天特地赶来拜访。”

李校长也趁机把我夸了一顿，诸如有才能、上进、待人有礼貌、工作认真负责、被评为优秀教师等等。纵然我听过许多赞美我的话，这一次又在我体内产生一种舒服、畅快的美妙感觉。

校长稍坐一会后，确定他眼前的柳志成并非上级机关的人，便告辞而去。我们的谈话又继续下去，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我觉得遇上了一位知音，话特别多，甚至对社会上的一些不满的事情都毫无保留地提出来向他讨教。每当碰上这些问题，他就有意回避。我发现这一点后，便不涉足这个领域。

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我要请他吃饭，并说只是吃食堂，弄两个家常菜，柳志成爽快地答应。快到吃饭时，柳志成说：“白老师，你看我们不是三缺一吗？去把你们的校长叫来。”我内心疑惑不解，但最终还是去叫李校长。

一起吃过第一杯酒，柳志成一本正经地说：“李校长，我这次来是要挖您的墙脚。”

“此话怎讲？”校长吃惊地问。

“我是罗市长秘书，这是我的名片。市长要找一位笔杆子，我从电视里偶然看到白老师的报道，便向市长推荐。他的才能，已经从他的作品里体现出来。今日我以一名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对他考察，我这关的考察已经通过。白老师，对于到政府部门去工作，你是否愿意？”

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嘴上却说：“让

我想一想。”

“想什么，这样的事情还用想，你想一辈子都呆在这个山沟里？”李校长在旁边急着说。

“那我就听李校长的吧。”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其实，我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有能力，只是怕做不好会给柳秘书的脸抹黑。”我突然称他柳秘书，内心有种怪怪的感觉。

“我不会看走眼的。回去后，我会尽快把你的情况向罗市长汇报。手续问题，也尽量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妥。等会儿，我同你们教育局通个气。”

柳秘书露出真实的身份后，我看到李校长分明有些不安。他在劝酒的同时，请柳秘书对我们学校的工作提出批评，并且不管对方是否同意听，立刻汇报起有关于我们学校的工作。看到柳秘书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用脚碰了碰李校长。他才说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完全和上级的正确领导分不开。

二 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我要进城的消息迅速地在丰岭中学传开来。柳秘书刚走，大家便纷纷到我房间来表示祝贺，要我请客表示祝贺。

他们说：别人花几万块钱都进不了城，你小子分文不花一下子进了城，还是到市里，不是一般的工作，是给市长当秘书。当上几年，市长一高兴给你弄个县委书记当当。那时我们这帮难兄难弟就全靠你了，可别忘了我们的名字，忘了我们一起吃火锅的时候。

你一言。

我一语。

开起玩笑来，大家都十分随意。我心里高兴，由着他们说，一次又一次保证绝对不会忘了各位，假如我有机会任个八品、九品之类的父母官。假如不信，我立个字据总可以吧，你们可以拿着它去告我。

沉默了一阵子，食堂里的王师傅说：“写书有这么大的用途，省得去拜了这个码头，又要拜那个码头，有些人钱丢到水里泡都不起。”

“快去叫你家的超超去写，写了书，他也好进城。”众人拿着王师傅打趣。王师傅的儿子超超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

他们的写书是为了进城的观点，引起我的不满，觉得他们是对文学的一种侮辱。于是我对他们说：“写作、看书，是我从小便有的一种爱好，就像一些人打麻将，打扑克一样，喜欢上了可以

饭都不吃，整夜整夜地玩。出了书可以进城，但是，为了进城去写书，恐怕是行不通的。”

一些学生跑来问我：

“白老师，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们，给市长去当秘书？”

“白老师你什么时候走，我们送你。”

“你以后不会给我们上课了。说真的，我们班的同学特喜欢你给我们上课，喜欢听你给我们讲故事。”

假如是在往日，我会一口否决，没有这么回事。而现在，我总觉得自己要和他们再见了，依恋之情油然而生，怎么忍心去欺骗他们呢？想想与同学们相处的日子，他们不听话时，自己心里说不出有多烦他们。然而，他们的每一点进步，他们亲切地叫你一声“老师”时，心里又会多么的爱他们。想想自己做学生时，也不是常常惹老师生气吗？当年的我，便是现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

我如实地告诉学生，是有人想调我到市里去写东西，具体做什么工作，现在还不知道。调动工作不是那么简单，还得考察我，然后是办各种各样复杂的手续。

铃声响了，学生纷纷进教室，我得以暂时轻松。我觉得应该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女友孙晓洁，这么多年，我欠她的太多、太多。

我和晓洁是在大二时相识的。那时，我们都是学校广播台的，我搞编辑，她搞播音。她长得高挑、文静，待人又非常有礼貌。另外，她的父亲是税务局的副局长，并且有取代局长之势。当时追她的人很多，有两位校园才子，发表过好多文学作品，几乎是不分昼夜地给她写情书，而她只是付之一笑。我和她之间，除了工作中的接触外，对她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如此一来，她和我的接触倒是显得非常自然、真诚。有一日，她从播音室出

来，我随口说道：“我有两张电影票，想送你一张，不知道你想要不想要。”

“当然想要，不要才是傻瓜呢！”她把手向我面前一伸，用娇嗔圆润的声音说道。直到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她当时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电影票，幸好脑袋反应还算灵敏，便说在宿舍里放着，说好晚上在什么地方等她，要她别失约就是。

我立刻去电影院买两张电影票。出发前，把自己的外貌辛勤地耕耘一番，那天是我第一次打领带。当我出现在晓洁面前时，她立刻看出我的变化，竟然说道：“祖光同志，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去相亲？我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帅。”

我的脸不禁有点红：“穿戴整齐，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表示我诚心诚意请客。你还不是不一样，我们俩是半斤八两。”

故事便从看电影拉开了序幕。后来，我又请她看一次电影，再后来是她请我逛公园。当那份爱情的感觉在我们之间产生时，我便撕破了那层纸，她半推半就，答应了我。

我和晓洁的恋爱关系公开后，两位校园才子原先和我关系还可以，现在倒是迎面碰上都不打招呼。我难过一阵，也就听之任之。

我问晓洁，她怎么会看上我，凭她的条件，闭上眼睛也不会摸到我这么丑的人。

她说我丑人有艳福。

我争辩说我并不丑，四肢发达，五官俱在，皮肤虽然是偏黑了点，可换来健康的体魄。她才说我的个性老实，和我在一起，她有一种安全感。凭女人的直觉，她认为我一定会有所作为。在广播台所有的编辑中，独独我一篇作品都没发表，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我仍然拼命地写。后来，终于一鸣惊

人,难道晓洁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晓洁的父亲完全不同意自己的女儿选中我。读大学期间,我只去过她家一次,即使是一次,我也会终生难忘。他爸爸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我说,他的女儿绝对不会嫁给我,让我以后不要纠缠她。

虽然我性格中具有某些优点,我还是被激怒了,要夺门而出,晓洁不顾一切,死死拖住我,呜咽地说道:“你一个男子汉,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她的父亲到底是在官场上混的人,还算有些修养,没再说什么,吃饭的时候,还向我敬了一杯酒。

我料到与晓洁之间没有结果,便有意冷落她。她流着眼泪对我说:“你要娶的人是我,不是我爸爸,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还在乎其他什么世俗的东西?”说着她扑向我的怀抱中,把我紧紧抱住,生怕失去我似的。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下来,滴在她秀丽的脸上。她伸出手替我擦干泪水,我伸出手替她擦。我们发誓,今生今世,不论碰上什么困难,都要在一起。

毕业后,晓洁凭着她父亲的关系,进入税务系统,我则被分配到遥远又偏僻的丰岭中学当一名教师。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清楚地知道,凭着我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进不了城,除非抛弃眼前的工作。对于能否在晓洁工作的那个城市找到稍为体面的职业,我是没有一点把握。

有一次,我半真半假地对晓洁说:“现在追你的人很多,你干脆在他们中间选一个,省得跟着我受罪。”

她不高兴了,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一点笑容地说道:“你是不是想把我甩了,没这么容易,我反正是你的人了,要当陈世美,我就去告你。”从此,我再没说过分手的事,即使开玩笑也没有说过。

孙晓洁的爸爸在我工作后的第二年升为局长，凭着他的关系，完全能把我弄到市里去。但是，我不会主动去求他的，晓洁碍于她爸爸对我的态度，也不去求，她说要等到她爸爸主动找上门来。

我出了长篇小说后，她爸爸对我的态度明显有了改变，主动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对我的小说发表一些看法，还说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局里的人读读。后来我从晓洁口中得知，她爸爸手下的一个科长，把书店里我的书全买了，送给他们局里及分局的人看，看了的人纷纷称赞书写得太好，不遗余力地捧我。她爸爸那段时间心情特别好，回家时哼着《南泥湾》的调子，真有意思。

我拨通了晓洁办公室的电话，很遗憾，她出去办事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在电话旁站立了一会，我又拨通晓洁父亲的手机，告诉他，今日市政府的柳秘书专门到我学校，说是罗市长的意思，要找我一位笔杆子，柳秘书对我非常满意。

“很好嘛！很好。他们主动找你是件好事，省得去求他们。祖光，你还年轻，千万不要骄傲。有能力的人，不怕没人要，你应当把现在的成绩当成压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晓洁的爸爸用一种豪爽的声音对我说道。

“孙叔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

晚上，和我很好的几个年轻老师到我的房间坐，他们的情形，仿佛我明天便要走似的。从心里讲，纵然各自之间的性格爱好各异，倒是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他们要我写写他们，写写我们农村中学，写写丰岭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我很快答应下来，说今后肯定要写的，每段生活都是我写作的材料。他们又交

代我,不要把他们写成反面人物,他们只是平民百姓,坏不到哪里去,也不要写得太好,他们是平凡的人,不是英雄。

他们离开我的房间后,我独自站在房子中间,想着今天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天。不久,我要上调的消息就传开了。在农村,即使不是一个村子,你家的祖宗三代,七大姑八大姨,别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万一罗市长对我不满意呢?柳秘书对我满意是因为他也喜欢文学,共同的爱好,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突然越来越固执地认为,罗市长会看不上我,我白祖光并不像人们讲的那么有才能,自己还不清楚自己肚里有多少货。

这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思维异常活跃。一会儿想到自己的父母;一会儿想到晓洁的父亲,还有她的母亲;一会儿又想到自己日后真的成了市长的秘书,会碰上什么样的事情,我那时再回丰岭中学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现在的同事还有多少仍在这里教书;一会儿想到晓洁,她说明天到我们学校来,什么时候呢?说不定,说不定她爸爸会对她开恩,用车子把她送到这里。

大脑皮层的细胞异常活跃,我的思维也跳跃不停。

时钟敲了十二下。

时钟又指向凌晨一点。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努力想着进入梦乡,却总不能如愿。干脆自己不想着入睡,任思想这匹野马,任意狂奔,奇怪得很,我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三 最傻的人是我

现在,按正常人正常的思维,我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柳秘书那边的事情进展得比较顺利,只等正式下文,我就可以走马上任。学校已不让我上课,随便我干什么都可以,工资福利照发。最具有诱惑力的是,晓洁一家完完全全地接纳我。她的父亲,那位在市里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像爱她的女儿一样爱我,她的母亲更不用说了。在我的老家,由我的叔伯们倡议,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酒宴。他们说道:“白祖光,白祖光,你真的为白家祖宗争了光。”听了这话我打心底高兴,谁不希望为自己的祖宗争光,除非没有祖宗。

漫步在交水河畔,阳光虽然明媚,大地显出一派生机,交水河清澈见底。我的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曾经带领一帮学生,赤足走在河里,捡河里的螺。那种前呼后拥一呼百应的场面,想必只有古代的皇帝才有。我和晓洁也经常在河边散步,河边的小草,也许还会记得我们私语的情话,记得晓洁那次不小心跌到只有半米深的河水中,我下意识地跳进河中去救她,不料两个人反而都倒入水中,全身湿透。我们怕学生和老师看到我们落魄的样子,直到很晚才偷偷溜进学校。

如果我到市里,这一切都将成为记忆中的资料。

如果我到市里,我今后将再也不会回到教育战线上来,再不能面对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学生。想到自己不再是一名教师,心里微微产生一种抗拒。

“不去,我不去。”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音,连自己都觉得